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類說目録卷三十一

世說上

林下風氣閨房之秀　青州從事

精進太過　南都賦圖

阮咸神解

世說下

顧長康畫　坐隱手談

何為入我裩中　禮豈為我輩設

萬里長江千里一曲

屋下陳屍　一生未得白羊肉

勝地　　　　胷中壘塊
生兒如是足慰人意
臭者面之山　　　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送角如意　　　買山而隱
何為開狗竇　　　諂道佞佛
著敝絮在荆棘中　　　從屋漏中來
桓玄求桃　　　名士妄語
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山川形勢　王不留行
不可令大郎知　不識田稻
王敦如廁　蟹八足加二螯
卿卿　雷尚書
無宿物　何郎傅粉
槐樹婆娑　清風明月
不須陶奴米　鬼揶揄
續世說

問山中所須　州攝衙推
江總題棺　末帝誌文
龍鱗渠十六院　墮主奢盛
楊后埋銘　恨樓下無井
請復八館　問姑息字
弈棋不償　獵酒
繫鑰衣下　洪崖先生幞頭
轉對請焚香塔廟　扣額北望呼明主

類說目録卷三十一

類説卷三十一

宋 曾慥 撰

世說上

太丘荷天下重名

客有問陳季方曰太丘有何功徳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紀於家君猶桂樹生太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髙下有不測之深上為雨露所沾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太山之髙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徳與

無也

租錢恤貧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德掩其言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玄理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乎

有欲炙之色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馬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常有一小人左右之問其所以乃欲炙人也

太傅教兒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桓宣武平蜀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主聞與數十侍兒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垂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乃其本懷主慚而退

原玉臺一門

庾希被誅將戮小弟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女也徒跣號泣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

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恐傷盛德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曰恐傷盛德

曲柄笠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

懷

見汝輩平平耳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爾汝無煩復往也

林下風氣閨房之秀

謝遏絶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有濟尼者並遊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青州從事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至臍督郵言在膈上住

精進太過

郗愔信道甚勤常患腹内惡于法開善醫診脉曰使君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合一劑湯服之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法開嘗行暮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令食肥羊十餘臠因

而針之須臾兒下羊骨裹而出

南都賦圖

戴安道就范宣學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心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以為有益始重畫

阮咸神解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吕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宫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

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世說下

顧長康畫

謝太傅曰顧長康畫自蒼生來所無顧長康嘗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後開厨取之封題如初畫並

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

坐隱手談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裴氏語林曰王以圍棋為手談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復會戲

何為入我幝中

劉伶縱酒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舍為幝衣諸君何為入我幝中

禮豈為我輩設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萬里長江千里一曲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屋下陳屍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樹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

歌時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一生未得白羊肉

羅友作荆州從事桓武為王車騎集别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鄉欲咨事何以便去答云友聞白羊肉

嗟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滿

腹須往了無慚色

勝地

王衛軍之酒正自引人着勝地

胷中壘塊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答曰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當不啻如此

鼻者面之山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送角如意

庾征西大舉伐胡既行止鎮襄陽殷豫章送一角如

意以調之庾答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整而用之

買山而隱

支道林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

隱

何為開狗竇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戲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

玄之應聲答曰正使詔君輩從此中出入

詔佛佞道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賂謝中郎云二郗佞於道二何諂於佛

著敝絮在荊棘中

王文度與林法師講諸人在坐林公理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敝絮在荊棘中觸地掛閡

從屋漏中來

祖廣行常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公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桓玄求桃

桓崖在京下有好桃桓玄就求不得佳者玄曰德之休明則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名士妄語

王大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令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胸中柴棘三斗許

深公云人謂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一羣白頸烏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如何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失鷹師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哀家梨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食否

形似其舅

桓豹奴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怕常似是形時似是神愈不悅

我不如汝有佳兒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
憑時年數歳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蠻府參軍作蠻語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云娵隅躍
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
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
得不作蠻語

聊復放一曲

殷洪遠詩聊復放一曲劉眞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去那放殷曰楡臈亦放何必其鎗鈴耶

遠志小草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復就桓司馬有餉桓藥草中有遠志公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二名耶謝未答郝隆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愧

鼠輩敢爾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問訊躡履甚修外甥之禮及嘉

賔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郗公歎曰使嘉賔不死鼠輩敢爾愔子超獲寵於桓温故為温敬超也

阿乞那得此物

王子猷詣郗雍州見有𣰽毲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覺之王曰向有力者負之而趨郗無忤色阿乞恢小字也

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為是塵務

經心天分有限

累心處都盡

謝慶緒識見雖不絶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兄弟志業大殊

戴安道既寓東山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安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答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上人百尺樓擔梯去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擔梯持去

山川形勢

殷仲文自謂必當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至富陽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

王不留行

衛展在潯陽有知舊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本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舟木王不留行治金瘡除風

不可令大郎知

王丞相節儉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捨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不識田稻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曰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註云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王敦如廁

王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是果食盡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椀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乾群婢掩口

蟹八足加二螯

蔡司徒渡江見蟛蜞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合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謝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卿卿

王安豐婦卿安豐曰婦人卿壻禮為不敬後勿如之

婦曰親卿愛卿故為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雷尚書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豫政事納貨時謂之雷尚書

無宿物

庾比王胃中無宿物

何郎傅粉

何平叔美姿面潔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賜熱

湯餅既啖汗出色轉皎白

槐樹婆娑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議事二三非復往日

廳前一槐樹甚扶疎仲文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清風明月

劉尹云清風明月輒思玄度許詢也

不須陶奴米

王脩齡貧乏時陶姓為烏程令送米一船答曰王脩

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奴米

鬼揶揄

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曰臣昨路見一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笑以友為襄陽太守

續世說

唐家賣馬糞

唐少府監裴匪舒奏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劉

仁軌曰恐後代稱唐家賣馬貧非佳名也乃止

羅剎政

隋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司馬韋混清河令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嗔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隱坐踏壁

隋薛道衡每為文必隱坐空齋踏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

西江集

五代周仁裕夢人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取呑之及寤心意豁落自是文性陡高有詩百巻號西江集

高士圖

張易之昌宗命畫工圖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形像為高士圖

方圓動靜賦

李泌七歲召至禁中明皇與張說觀棋使泌賦方圓動靜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静若得意

莊宗問洞庭湖

湘南馬希範入貢唐莊宗問洞庭湖廣狹對曰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而已

馬郁鐵撾

後唐馬郁為秘書監時張承業權貴任事與客宴集

陳列珍果客無敢先嘗郁食必盡承業私戒主者後郁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鞾中出一鐵搥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為公易之勿敗吾案

火迫酇侯

唐昭宗末朱泚僭逆姚令言為侍中何休同知政事羣凶宴集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予之右者吾比蕭何予為曹參可矣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笑謂休為火迫酇侯

同是沙堤避路人

薛逢與劉瑑相善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後瑑作相逢為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出逢為巴州刺史楊收作相逢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收銜之王鐸作相逢又作詩嘲之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亦

怨恃才褊忿終於祕書監

嘲短身而傴

崔善為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傴嘲之曰
崔子曲如鉤隨到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胷中別有頭

輸忠不效

秦宗權為其將所執昭宗御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
組練繫之徇於市宗權檻中引頸曰尚書明鑒宗權
豈反者耶但輸忠不效爾

霖雨閉坊門

神龍中每霖雨必閉坊門禳災宋務先上疏云雨暘

或懲貌言爲咎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格星靈暫閉暫開寧便發揚神造巷議街言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調陰陽赫赫師尹便爲虛設悠悠蒼天復何所望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車者各遷遠街謂宰相不能調陰陽致兹常雨令我遷行楊再思曰於理則然亦卿牛劣耳

懷寶詐降

唐莊宗趨大梁梁王召宰相謀之鄭珏請懷傳國寶

詐降以舒難梁王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果可了否珏俛首久之但恐未了左右皆笑

四隣那得不畏

周行逢廉總湖湘兵將積功檢校官至王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隣亦畏我乎對曰侍中境内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隣那得不畏

大朝小朝

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等虛誕唐王不聽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謂周為大朝夢錫曰諸君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耶

潘師正居嵩山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問山中所須對曰松樹清泉山中不乏

問山中所須

州攝銜推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户刺史李甲舉牒云前件

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其佐理勿憚摩賢事須州

攝軍以衙推

江總題棺

陳魯廣達為將陳仁被執憤慨而卒江總題其棺曰

黄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末帝誌文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段鵬作

誌文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

竹之妃

龍鱗渠十六院

隋煬帝作西苑苑内為海有龍鱗渠作十六院前皆臨渠彩為芰荷

隋主奢盛

唐太宗與蕭后宫中觀燈曰孰與隋主后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固不同耳帝曰隋主何如后曰每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每一山焚沈香

數車沃以甲煎焰起數丈香數十里一夜用沈香三百餘車甲煎二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陛下殿前所焚柴木所爇膏油但覺烟氣薰人太宗口刺其奢心伏其盛

楊后埋銘

明皇楊后肅宗母也命張說作埋銘云石獸澁兮綠苔粘宿草殘兮白露沾園寢闗兮脂粉黷不知何年

開鏡奩

恨樓下無井

江南李景宫中作高樓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

請復八館

唐明皇時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史學律學書學算學是也傳云八館繆矣

問姑息字

石晉宰相馮玉嘗以姑息字問人人以辜負字敎玉然之

奕棋不償

石晉陳寶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棋敗以手亂其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兒唯有白金千錠為他人所有

獵酒

五代漢韋思在上黨五年唯務聚斂未嘗與賓伍燕

會有役遣求見思怒曰必是求獵酒也命典客飲而遣之

繫鑰衣下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

洪崖先生幞頭

李褒鎮晉州表兄武恭好道而誕妄褒生日恭送一

故皂襖子曰李西平收復京師時所服也恭生日褁以壞幞頭遺之曰此洪崖先生初得道時幞頭也

轉對請焚香𢏁廟

後唐王梁為給事郎因轉對上言以星數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爇一炷餘令於𢏁廟中焚之

扣顙北望呼明主

何澤為吏部郎中之館脩撰嘗起居班退獨留以笏

扣顙北望呼曰明主明宗知其佞亦不之責

冶葛

諸葛頴出入煬帝卧内與后妃嬪御連席共榻頴多所譖毀人號冶葛

捧卮上全忠壽

崔胤召朱全忠以自助迎謁于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為全忠歌仍自撰歌贊其功業

乞魏博節度使

江南李主取湖南遂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游元城樂其土風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主驕臣佞如此

棋博偽為不勝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餚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偽為不勝而復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居喪酣樂

淮南楊涯居喪晝夜酣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萬數

錦帳貯馬

朱梁朱瑾有所乘之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肉臺盤

孫晟在江南妓甚衆每食不設食几令衆妓各執一器謂之肉臺盤

蜀主奢縱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皂角以亂其氣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乘船夜歸令宮妓秉燭數千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

九龍殿

湖南馬希範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飾以金寶抱

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

飼馬銀槽

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周玄豹談相

後唐周玄豹有袁許之術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見王都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都竟被殺盧程衣道士服與同志二人謁馬玄豹曰二

君明年花發俱為故人唯道士甚貴來年二子果卒

程後作相

外厚內薄

後周翟光業膚革肥皙善於樞府司天監趙延義曰

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卒時四十六

諸公罕有福德

趙延義清泰中樞密直學士呂琦密問國家運祚延

義曰保邦在刑政保體在福德刑政則術士不敢言

奈際會諸公罕有福德者下官有恤緯之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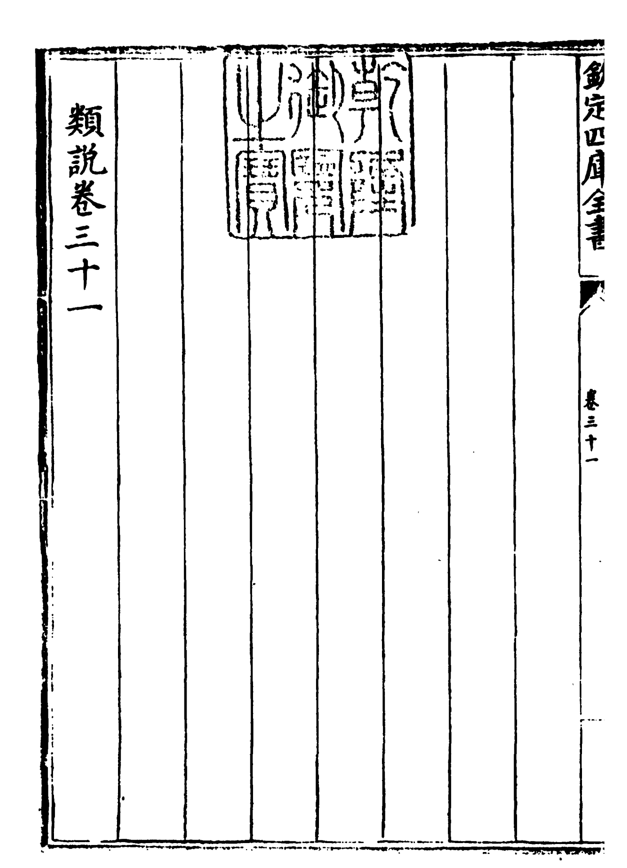
請讀貞觀政要

漢隱帝時宫中數有怪帝問趙延義以禳祈之術對曰臣業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脩德可弭災異帝問如何為脩德延義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高駢好神仙

方士吕用之引張守一諸葛殷同蠱惑之曰玉皇以

公職事煩重今命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為真殷病風疽駢有犬聞殷腥多來近之殷笑曰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也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用之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之每對駢訶吐風氣仰揖空中云有神仙過駢輒隨而拜之後用之為楊行密所誅發其中堂得偪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



類說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陸鼎

類說目錄

卷三十二

傳奇

語林

餉鄭公櫻桃　京兆尹三員

至德觀女道士　優人干預朝政

此宅無出水處　韓愈癩死

小子無禮　封妾為夫人

俅不如儔儔不如休

松槐矯對獠面聰明

徐妃詩　八錢價措大

州圖為裙　不得一乳力

嗜綠頭鴨　玉盌金杯

門狀

類說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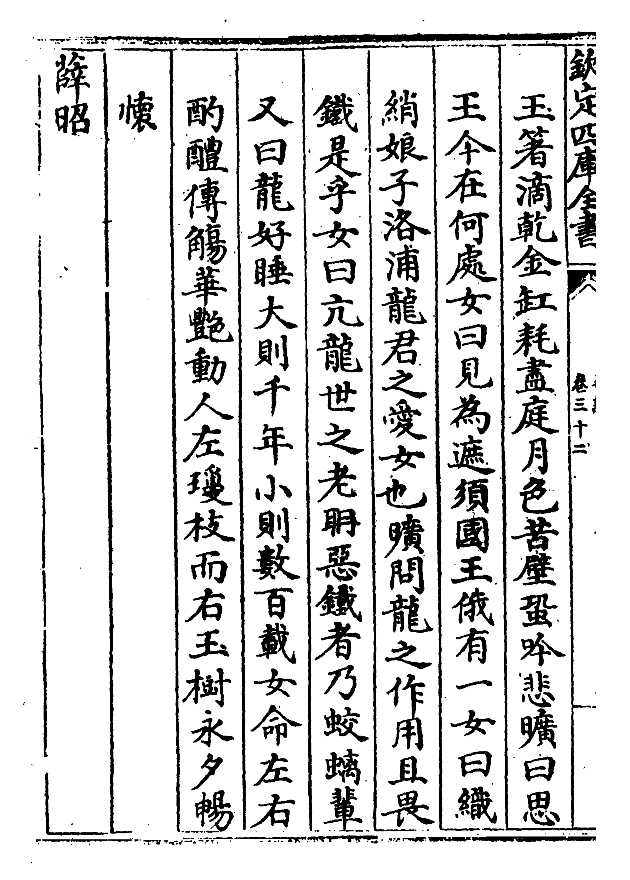
類說卷三十二

宋　曾慥　撰

傳奇

洛浦神女感甄賦

蕭曠彈琴洛水之上有女子曰洛浦神女也曠曰或聞洛神即甄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洛濱為感甄賦改為洛神賦託於宓妃有之乎女曰有之妾即甄后也性好鼓琴每彈悲風別鶴操未嘗不



王箸滴乾金釭耗盡庭月色苦壁蛩吟悲曠曰思王今在何處女曰見為遮須國王俄有一女曰織綃娘子洛浦龍君之愛女也曠問龍之作用且畏鐵是乎女曰亢龍世之老朋惡鐵者乃蛟螭輩又曰龍好睡大則千年小則數百載女命左右酌醴傳觴華艷動人左瓊枝而右玉樹永夕暢

懐

薛昭

薛昭作尉平陸謫為海康民有田山叟贈藥一粒曰東去不獨逃難兼獲美姝果遇蘭昌宫有三女酌醴酹曰吉吉利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昭躍出曰願備好人之數詢其姓氏長曰張雲容次曰蕭鳳臺次曰劉蘭翹蘭翹曰擲骰子采強者薦枕雲容數勝昭曰夫人何許人雲容曰某楊貴妃侍兒嘗獨舞霓裳妃贈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裏輕雲嶺上乍摇風嫩柳堤邊初拂水時皇帝與申天師談道與

我絳雪丹一粒曰汝服之雖死百年遇生人得精氣便為地仙今已百年昭因詰天師之狀乃曰山叟之魁梧者又詰蘭鳳二子曰當時宫人為九仙媛所忌毒殺之葬吾壙側鳳臺歌詩曰眠花不綻幾含幽今日陽春獨换秋我守孤烟無白日寒雲壠上更添愁蘭翹曰幽谷啼鶯整羽翰沈泥玉冷自長嘆月華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曰韶光不鑒分成塵曾遇金丹或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開幽谷一

枝春昭曰誤入宮牆漏網人月華清洗玉堦塵自疑飛到蓬山頂瓊樹三枝半夜春蘭鳳觧去昭與容寢處數夕不知昏晝容曰吾已蘇矣但衣破得新者可起矣有金扼臂可鬻之市中昭夜至穴啓襯本體果生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豈非各餌天師之藥乎

陶太白尹子虛

陶太白尹子虛同遊崇華松下見古丈夫一女子二公曰神仙何以至此古丈夫曰予秦之役夫此毛女

亦秦宮人令為殉者同脫驪山之禍匿此不知今幾甲子二公曰幸遇大仙願求金丹大藥古丈夫曰予本凡人初餌柏子後食松脂歲久淩虛毛髮紺綠不知金丹大藥為何物也毛女詩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閒躡清霞遶翠微簫管秦樓應寂寂彩雲空惹薜蘿衣丈夫曰有萬歲松枝千年柏子汝可餌之亦應出世二公今巢蓮花峯上

孫愘

孫恪洛中覩大第叩扉無應者有女子摘萱草吟曰彼見是忘憂我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青衣曰故袁長官女見求適人恪納為室袁兄張閑雲處士曰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則長生魄掩魂消則立死覩弟神采陰奪陽位吾有寶劍魍魎見者滅沒恪攜劍隱於室內袁氏搜得寸寸折之若輕藕耳後十餘年有二子治家甚嚴恪往南海為經畧判官至端州峽山寺袁氏持碧玉環子與僧曰院

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詩畢化為老猿躍樹而去僧方悟為沙門時所養開元中中使過此怜其黠以束帛易之獻上陽宫安史之亂不知所之碧環當時隨頸而去

鄭德璘

鄭德璘家長沙往江夏省親將返有醝賈舟同宿洞

庭湖畔韋氏女水窻中垂釣德璘以紅綃題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窻紅蕖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以紅綃繫鈎女收得之及明順風張帆而去將暮漁人曰賈客巨舟没于洞庭德璘悲惋為弔韋妹詩曰洞庭風動荻花秋新没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酹而投之水神持詣水府府君曰德璘異日吾邑明宰召主者送韋女于鄭生女視府君一老叟也德璘夜半覺有物

觸舟拯之乃韋女遂納為室後數年果為巴陵令至洞庭有老叟曰昔日水府活爾性命韋氏謝曰父母在水府可省覲否叟曰可須臾舟没然無所苦父母居止與世人無異曰所溺之物皆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俄船出湖畔

文簫

文簫抵鍾陵西山有許眞君上升第毎嵗中秋士女櫛比多召名姝夜與丈夫間立握臂連蹹而唱文生

覻一妹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彩鸞自
有綉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歌罷秉燭穿大松
陟山捫石生亦潛躡其踪妹顧曰非文簫耶引至絕
頂侍衛甚嚴有二仙娥持簿書請詳斷多江湖沒溺
之事某曰風波誤殺孩稚妹怒曰豈容易而誤耶仙
娥執書去忽天地黷晦風雷震怒有仙童持天判云
吳彩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為民妻一紀妹與生攜手
下山因詰夫人之先妹曰我父吳先君字猛豫章人

也吾為仙主陰籍六百年矣覩色界與心遭責子亦因吾可出世矣生不能自贍夫人日寫孫愐唐韻一部每鬻五緡僅十載會昌初與生奔越王山作詩曰一班與兩班引入越王山世數今逃盡烟蘿得再還是夜風雨及明樵者見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

裴航

裴航傭舟于襄漢同舟樊夫人國色也航賂婢裊烟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思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

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無以諧謔為意緣郎君小有因緣他日必為姻懿答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藍橋驛渴甚茅舍老嫗緝麻航揖之求漿嫗曰雲英擎一甌漿來航飲之眞玉液也航謂嫗曰小娘子艷麗驚人願娶如何嫗曰老病有此女孫神仙遺藥一刀圭得玉杵臼擣百日方就若取此女但得玉杵臼其餘金帛吾無所

用航恨恨而去月餘果獲杵臼挈抵藍橋嫗襟帶間解藥航即搗之嫗夜收藥內室航窺之有玉兎持杵雪光耀室百日足嫗吞藥曰吾入洞為裴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帳諸親多神仙中人有一女子云是妻姊曰不憶鄂渚同舟抵襄漢乎左右云是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為玉皇女史航將妻入玉峯洞中服絳雪瑶英之丹超為上仙

崔煒

崔煒於南海開元寺見乞食老嫗蹶而覆人酒瓮當壚者毆辱之煒脫衣為出其直嫗曰吾善灸贅疣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後失足遂墜枯井中深百餘丈中有大蛇蛇唇有疣俄有燒火飄入穴煒出艾灸蛇贅應手墮地乃騎蛇行可十里忽觸一石門煒入户見綉帳珠翠莫測是何洞府也有青衣曰玉京子送崔家郎君來也須臾四女曳霓裳衣曰崔家子擅入皇帝玄宫煒曰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耳羊城使

者少頃當來皇帝已配田夫人奉箕箒夫人齊王田横女也俄有一白羊自空飛下女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為挈往謂煒曰皇帝勑令與郎君陽燧珠中元日具酒饌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莫知鮑姑何人留艾與之躡羊背而去曩日所居曰已三年矣乃詣蕃邸鬻珠有老胡曰郎君入南越王趙陀墓中來陀以珠殉我大食國陽燧珠陀使異人盜歸歷千載矣崔乃悟皇帝乃陀也城隍門廟見

其神類使者是知羊城則廣州城而廟內有五羊焉

後及中元四女果伴夫人至煒曰夫人齊王女何以

配南越曰國破家亡越王虜為嬪御王崩因以為殉

看烹酈生如昨日耳四女俱為殉者又問四女云鮑

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多行灸於南海又問蚍

為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跨斯龍朝玉京耳煒後挈

家訪鮑姑不知所適

元徵

元徹柳實自合浦泛海遇風抵孤島有雙鬟曰玉虛尊師南溟夫人約會於此言訖而至夫人曰昔有劉阮今有元柳尊師曰邂逅相遇合贈靈藥但子宿分自有師爾夫人贈以玉壺命侍女送二客去詩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長橋欄上皆異花千籠萬斛遠為柱石二子遂達合浦回視無橋矣問道將歸衡山因扣玉壺有鴛鴦語曰前行自遇耳後遇南岳太

極先生曰此壺吾貯玉液者亡來數百年二子隨詣

祝融峯不出

封陟

封陟居少室山一仙姝願侍箕箒陟曰固窮終不思

濫神仙幸早回車姝留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

烟花有所思為愛君心能潔白願持箕箒奉屏幃後

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綱兼室盡登仙

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後七日又至曰

能遣君壽倒三松柏瞳方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槿花休敲石火陟怒曰我不欺暗室是何妖精若相凌逼姝嘆曰所以懇禱者為是青牛道士苗裔此時一失又六百年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君不顧鳳樓人雲漢回車淚臉新愁殺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乃曰好住好住無異日追悔後三年陟病卒為太山所追道遇仙騎清道甚嚴曰上元夫人遊太嶽陟仰視金輅中乃昔求偶姝也夫人索追

狀曰不能無情以大筆判曰封陟性雖執迷操甚堅潔寶由朴戇難責風情宜延一紀良久乃蘇

韋自東

韋自東遇一道士曰吾合龍虎丹信宿將成多有妖魔須得勇夫烈士拔劒攔截藥成當分惠自東從道士之高峯石洞燒丹之室道士曰祇請仗劒立洞門見精怪擊之無懼也俄有巨虺自東以劒擊之而去又一美女至擊之亦滅有道士駕鶴王童執節勞自

東曰吾弟子丹將成矣詩曰三秋稽顙叩眞靈龍虎交時丹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自東意道士之師釋劍禮次突然入洞聞藥鼎爆聲道士慟哭二人因滌鼎而飲自東後雖老貌有少容

崔生

崔生者其父與勛臣一品者熟命生省一品疾一品愛其清雅令紅綃妓送出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指胸前小鏡云記取記取生歸凝思莫曉其意家有崑

崙奴磨勒曰立三指者一品十院歌妓此第三院三反掌指鏡者十五夜月滿如鏡令郎君來生喜曰奈何磨勒曰此細事耳一品家有猛犬如虎守歌妓院當為撾殺之是夜攜鍊鎚往食頃回曰犬斃矣負生而往姬大慰悅遲明負生與姬飛出峻垣遂歸學院匿之後遊曲江一品家人潛認紅綃召崔生詰之生不敢隱一品命甲士擒磨勒三持之頃刻不知所向後有人見賣藥於畨市

許栖岩

許栖岩下第長安欲市一馬有道士能易請筮之遇乾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曰此馬龍種也栖岩入蜀至劍閣馬驚墜萬丈岩底行出洞口見碧桃萬餘株二玉女曰爾何人遽至太一元君之室元君召曰爾在人間何好曰好道多讀老莊黄庭經元君曰三書各得何句栖岩曰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老子云其精甚眞黄庭云但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子近道矣

命飲石髓曰嵇康不能得爾得之數也俄有道士來
元君曰請算三事擘太華何神也立海橋何鬼也道
士布算良久曰擘太華雖云巨靈實夸父之神也立
海橋雖云醜怪乃五丁之鬼也元君曰算吾今夕何
為曰今夕東遊三萬里栖岩視道士乃昔日卜馬者
道士曰乾卦今日中否逡巡有仙童曰東皇君請今宵
曲龍山橋玩月元君請栖岩曰可同遊曲龍共跨鹿
龍而去頃刻而至見危橋若長虹亘天勢連河漢深

入滄溟東皇命酌醴鸞歌鳳舞響徹天外日輪漸湧命駕俱返元君曰爾飲石髓已得千歲命牽栖岩馬來曰本吾洞之龍子因作怒傷稼責為負荷與君緣合耳汝到人間解之渭濱玉女曰龍子回日號縣田婆針寄少許來跨馬食頃達號縣舊莊詢田婆曰太一家紫霄姊妹嘗寄信買針遂取針繫馬鬣放之渭濱化龍而去

高昱

高昱艤舟昭潭夜窺潭上三大芙蕖有三美女各踞其一曰今夕堪話幽冥其一曰小舟莫聽語又一曰縱有人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橘州浮信不虛語各請言所好一曰習釋次曰習道又次曰習儒又曰各算明日合得何物曰各從所好明旦果有一僧度至中流而溺又有道士一儒生一皆不逾時而溺昱驚為神俄有舟載一叟云是祁陽山叟昱遂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取朱筆篆字命弟

子送入潭底若履平地睹大蟠石有三女同卧石上見符至化三魚大女曰啓天師容三日搬去叟怒曰明日須離此不然使六丁仗劍斬之明日黒雲風雨有三大魚沿流而去

周邯

周邯有奴善入水邯名曰水精邯舟經瞿唐乃令水精沈入探金寳而出又經牛渚磯水精没移時復得王云甚有水怪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後至相州州

北有井云有黄龍命水精没食頃出曰有大黄龍抱
明月寳珠熟寐適欲刼之恨無利刃邯與寳劍復入
食頃躍出有一金手自空攫水精入邃巡有老人曰
此亢金龍是上玄使者澤潤一方豈可持寸劍刼之
忽值龍震怒揺天闗擺地軸百里為江海魚鱉君焉
能逃宜火急謝龍無使其怒邯遂具牲牢奠之

窜茵

窜茵寓居山庄夜聞叩闗云桃林班特處士相訪曰

某少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至潁考叔挾輈以走恨不佐助其闘讀史記至田單破燕恨不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騰擲其間今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俄有南山班寅將軍奉謁曰特為兄因共奕棋未分勝負茵敎一着曰管中窺豹特見一斑兩斑寅曰大有微識亦一發兩豝耳茵傾壺請飲言詞紛拏特曰弟誇猛毅若值卞莊當為虀粉寅曰兄誇壯勇若值庖丁不存其皮茵曰無多言各賦

一詩菌詩曰晚讀雲水淨夜吟山月高馬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曰但得空林嘯馬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怜寗戚終是法庖丁若遇龔為守蹄涔向北濵菌稱特詩曰奇才寅怒曰古有班馬豈有班牛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所重者白眉耳今白額何相怒也遂亦告辭及明門外惟牛跡虎跡而已

顏濇

顔濬與青衣趙幼芳同舟之建業既抵白沙幼芳曰中元日瓦官寺當會一神仙中人其日果見名姝濬注眸不易雙環笑曰憨措大收取眼姝曰某家有清溪頗多松月郎君今夕相過濬行數里延入内室少頃孔家娘子至多說陳隋閒事濬問夫人何名曰某即陳朝張貴妃彼則孔貴嬪不幸國亡為楊廣所戮昔劉禪亦有后妃魏君不罪孫皓豈無嬪御晉帝不誅此賊不仁獨此兇暴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途窮

廣陵死於匹夫之手幼芳曰某亦貴妃侍兒國亡入
隋為煬帝宮御後殉葬吳公臺下暫至此謁貴妃耳
貴妃題詩曰秋草荒臺響夜蛩白楊凋歇減悲風彩
牋曾劈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貴嬪曰寶閣排空
稱望仙五雲高艷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曾照瓊
花綻綺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蛾繁華襛艷更如
何南朝惟有空流水依舊人間作逝波濬曰簫管清
吟怨麗華秋空寒月綺窻斜慚非後主題牋客時見

臨春閣上花濬與貴妃就枕餘各辭去明旦至建業詢之乃陳宮人丘壠

蔣武

蔣武善蹶張弓遇虎豹應弦而斃忽見猩猩跨白象曰山南巴蛇長數百丈象經過輒吞噬知我能言因荷吾相投耳武感其言淬矢以往一發而殪續有十象各以長鼻卷孔牙跪獻忽又有猩猩跨虎持金釵釧數十事而告曰此虎一穴雌雄三子遭一黄獸擒

其耳鹽其腦昨見山客脫象之苦因來相投武挾矢欲行見前者跨象猩猩至曰昨五虎凡噬數百人天降黃獸食其四矣今山客受賂欲射獸是養虎噬人觀其釵釧可知食婦人多少跨虎猩猩同惡相濟武慚曰吾當留意回矢殪虎踣其猩猩懸釵釧於門村人多來認云為虎所食武一無所取

江叟

有江叟者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適閿鄉玉盤豆館

道傍大槐下醉寢夜見一人數丈曰將謂槐畔兒鋤乃是氦邊畢卓遂敲槐曰荆山館中二郎來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下來與語明至荆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逢師樹神有靈乞與指敎神曰但入荆山求鮑仙師必獲度世叟入山果遇仙師令叟吹笛一氣清逸五音激越駈泉迸山引鴈行低槁葉辭柯輕雲出岫仙師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竹笛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後洞中龍必持水

丹吞之便為水仙無煩吾藥蓋子有琴高之相耳叟後三年岳陽寺樓吹笛有龍化為人持丹而來叟餌之遂變童顔入水不濡

張無頗

張無頗遇袁大娘遺玉龍膏盛以暖金合子曰可以返魂起死亦偶名姝數日果有黄衣人扣門曰廣利王相召遂登畫舸東入重門見一丈夫衣王者之服曰愛女有疾願求神膏二内豎引至貴主院眞珠繡

帳中有一女子遂出龍膏吞之主疾立愈無頗曰成者久之王出駭雞犀翡翠盌麗玉明瑰贈行月餘忽有青衣送神女詩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過驚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旋又有使者曰貴主有疾如初王令復召無頗忻然而往曰再餌藥當去病根幹矣王察女意遂以妻無頗具舟楫珍恠金玉居於韶陽忽袁大娘來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酧媒人時也乃以寶珍謝之神女曰此是

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夜至佩金鳴玉騎從喧闐驚動閭里無頗稍畏人疑誅乃攜室他適

曾季衡

曾季衡侍大父任五原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季衡炷香凝思不以人鬼為間忽一女郎縹緲有神仙之態乃王氏之女也自是每日晡即至季衡偶泄於麾下將校女曰自此不可更接歡

笑留詩曰無緣分袂各胡越燕折鶯離芳草歇年少烟花在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曰江草青青鴈欲歸玉腮珠淚洒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衡曰何時再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而没

盧涵

盧涵家洛下將詣山庄中途見栢林新屋有青衣甚媚留涵共飲歌曰獨持巾櫛掩玄關山館無人燭影

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送隴頭寒酒盡欲添秉燭挈古銅樽而入涵窺之見懸一烏蛇刺血樽中涵大恐出户解馬而逸青衣連呼曰今夕須留郎君一宵又呼東家方大且與趕取俄聞一人應聲甚偉又林中白處有人云必擒此人不然君必受禍涵愈怖到庄已三鼓拴馬車箱之下漢持戟刺庄内小兒於戟之顛俄聞哭聲云小兒卒矣涵明日率家僮究之林中見一明罷女子旁有烏蛇已斃又見大方相一

具遂俱焚之又尋白處物即人骨一具投之深塹涵

有風疾因飲蛇酒而愈

語林

餉鄭公櫻桃

太宗將致櫻桃於鄭公隋後封為鄭公稱奉則似

尊言賜又似卑虞監曰昔梁帝遺巴陵王稱餉遂

從之

京兆尹三員

宣宗忽問京兆尹幾員李吉甫曰京兆三員大尹一員少尹二員人以為善對

至德觀女道士

宣宗微行至德觀見女道士盛服濃妝者赫怒歸宮立召左街功德使令盡逐去選男子二七人住持

優人干預朝政

優人祝漢貞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主意宣宗召前抵掌呼笑頗及外間上正色曰我養汝輩供我樂耳

敢干預朝政耶遂疎之

此宅無出水處

陸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受直矣元方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遽辭不買

韓愈癩死

韓愈病將卒召郡僧曰吾不樂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小子無禮

崔顥有美色李邕嘗欲一見及至獻文其首十五嫁

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遂不接

封妾為夫人

宣宗舅鄭僕射先鎮河中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曰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

上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語對曰判官田絢掌書記

上欲召為翰林論者以不由進士遂止

俅不如儔儔不如休

裴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俅不如儔儔不如休休好釋氏善隸書所在牌額多書之

松槐矯對獠面聪明

賈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李勣於朝堂戲曰吾所倚何樹嘉隱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無忌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曰汝不復能矯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曰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隱曰胡頭尚作宰

相貌面何廢聰明李狀胡也

徐妃詩

太宗召徐賢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

妝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八錢價措大

李紓侍郎好諧戲嘗朝回有負販者呵不避李駡云

頭錢價奴兵敢衝官長負者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

風

州圖為裙

信州一宴士有人乞州圖因浣染為裙墨迹不落會

隣邀之出數妓設酒良久一婢驚報云君子誤燒裙

其人遽問所損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樓

不得一乳力

李程太和九年作相嘗與李石話服食云汝服鍾乳

否吾近服甚覺得力司徒曰吾不得一乳力譏其作

相無急難之救也

千字令

蜀妓薛濤辨慧知詩有黎州刺史作千字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濤曰佐時阿衡其人謂語無魚鳥請罰薛曰衡字尚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坐客大咲

腹痛召女奴

李福妻裴忌妬福鎮滑臺有以女奴獻者福曰吾官至節度使指使者不過奴隸夫人得無甚乎裴曰未

知公所欲者福指所獻奴裴許諾福賂左右夫人沐髮必來告既告福乃佯為腹痛促召女奴既往左右亦以白裴裴遽出髮盆中跣問所苦福業以病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乃以藥小便中進之明日監軍從事來問候福具告之大笑

煎茶博士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或言常伯熊善茶者李公請之伯熊着黄衫烏紗帽手執茶罷口誦

茶名區别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為啜兩盃至江外又召陸鴻漸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數攤如伯熊故事公心鄙之茶畢令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久遊江介通狎勝流至此羞愧復著

毀茶論

銀佛

聖善寺有銀佛為賊截去一耳白居易奉佛用銀三錠補之猶不及舊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送内

庫人以白公所添比舊鑄少數十兩遂詣居易取餘銀

葫蘆貯骨灰

李衛公在朱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遶郡城南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内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大尉當軸朝列爲私憾黜於此者貧道憫之因取其骸

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走心

痛是夜遂卒

徐家肺沈家脾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真

安穩耶

政事取決於子

令狐相綯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滈如元載之伯

和李吉甫之德裕

燒尾

士人初登榮進遷除慰賀歡宴謂之燒尾宴嘗有虎變為人惟尾不化須焚除乃得成人以蒙初授如虎得為人本尾猶在一云新羊入群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

公衙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

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之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

官銜之名

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銜故曰官銜亦曰頭銜如人物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古人謂之銜尾相續即其義也

竊蟲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謂之竊蟲云有此者不祥此蟲大如胡麻如鼠負有兩頭白色振其頭則有聲窓壁暗黑處多有之拾遺孟昌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似不識此意

應病

有人患應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無此方吾選本草盡天下藥物試將讀之每發一聲腹中輒應惟至一藥再三無聲澄因處方以此藥為主其疾自除

中書瓦解

鄭畋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鐸嘆曰不意中書竟有瓦解之事

絳桃柳枝

韓退之二妾一曰絳桃二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絶句云風光欲動别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别來楊柳街

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武氏三頭

武翊黄府選為解頭及第為狀頭宏詞為勅頭所謂武氏三頭

清俸寫書

杜河南兼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清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為不孝

嗜綠頭鴨

李遠為杭州刺史嗜啖綠頭鴨貴客經過無他饋餉相厚者乃綠頭鴨一對而已

玉碗金盃

李衛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謂之玉碗牟相宅在新昌北街謂之金盃

門狀

文宗以前無門狀自李衛公貴盛百官無以希取其

意以舊刺留其銜候起居號為門狀

類說卷三十二